

《金剛經講義節要》。諸位同修，大家晚上好。阿彌陀佛！請放掌。我們繼續來學習《金剛經講義節要》卷三，我們上次學習到經文，「不應住色生心，不應住聲香味觸法生心，應生無所住心。」上次我們學習到這段經文的《講義節要》，我們學習了前面兩條。這段時間法會比較多，所以我們也常常中斷。

《金剛經》每一段每一句，我們如果真能夠明白，能夠在生活當中去起觀照，一四句偈也能幫助我們明心見性，見性成佛。初步階段是伏煩惱，進一步斷煩惱、破無明。《金剛經》是圓頓法，是從根本修，根本就是我們的心。心是一切法的根本，一切法都從心想生。所以不是在枝枝葉葉上修，從根本修，根本能夠修正過來，那枝葉自然也就跟著導正了。「不應住色生心」，這個經文這些字，我們都懂，但是這些義理我們還是要深入的去體會。一般我們心如果清淨，讀這部經，或者聽人家念這部經，你就會開悟了。像惠能大師，他還沒有出家，叫盧行者，是一個修行人，我們一般講，在家修行的人。他也不認識字，他是以砍柴為生的。砍柴，根據先師淨老和尚在講席當中講過，他在抗戰的時期還有看過，專門砍柴來賣的。因為抗戰時期，那個時代沒有瓦斯，那只有燒灶。這裡經文講，「不應住色生心，不應住聲香味觸法生心，應生無所住心。」前面我們看到「應無所住，而生其心」，就是無住生心。這段經文主要是講，生無所住心，這個是前面講的怕我們把它分成兩截，無住就不能生心，生心就不能無住。實際上無住生心是一樁事情，不是無住就不能生心、生心就不能無住。怕我們把它分成兩截那就

錯了，無住不生心，就變沉空滯寂，不起作用，那不能辦事了。生心有住，那就著相。我們凡夫就是有住生心，有就是著相，住相。

所以這一段在解釋上面的經文「應離一切相」，離一切相要「發起平等慈悲之覺心」，所以不是說離相不發心。心生起的時候，「便當擺脫色聲等等對待之塵境，而不應住著」。這個對待，我們一般講就是能所，有一個能對待的我，有一個所對待的塵境。好像我們眼睛，我的眼睛能看，能看這些色相，色相就是所。我能看的，我所看的；我能聽的，我所聽的；我能嗅的，我所嗅的；我舌能嘗，我所嘗的；我身能觸，這個塵境是我所觸；我心能夠想像、能夠緣，這一切法是我所緣的。我們凡夫總離不開能跟所，所以世間一般人講，我們是活在相對裡面。現在我們講相對論大家都同意，我們就是相對。相對就是對立，在佛經講，叫能跟所。能跟所是一不是二，我們執著就在一當中把它分別成二，實際上是不二。你分別成二，那問題就多了，無量無邊。你看一執著，我們心裡就生煩惱，有人我，有對立的，這一切就出現了，這些對立（對待的）塵境。

我們做三時繫念，中峰國師第三時開示說，你念佛念到「能所兩忘」，「到家之說，不容再舉」。念到能跟所兩忘，什麼叫兩忘？能跟所是一不是二，這個才是事實真相。我們就見到真相了，事實真相就是能所沒有了。我們現在有能有所、有我有人，什麼都是一個對待，我們都生活在對待的世界裡面。佛跟我們講，對待是虛妄的，那不是真的。能所從哪裡出來的？它本來沒有，從我們一念不覺，迷了，起了分別執著了。原來它沒有，這些分別執著、這些對待，從哪裡來？從我們的心生的，我們這個虛妄的心（迷惑顛倒的心）生起來的。講這個，我們一般也很不容易去體會，因為我們迷得太久了。我們舉出一個比較簡單的例子，我們這個地球，地球

它自己有沒有去劃分，這裡是美國，這裡是中國，有沒有？沒有。地球它自己有沒有這樣劃？那誰劃分出來？人！人怎麼劃分？人的心，他心想的。大家從這個比較淺顯的例子，你去體會經典上講的。你一劃分出來，那問題就很多了，大家就在那邊爭了，就很多很多問題，很多很多煩惱。現在整個世界爭來爭去，搶來搶去，打來打去，造無邊的罪業，不都從分別執著生出來的嗎？分別執著就是從我們的妄心生出來，其實本來是一體，一體就沒事了。在一體當中產生虛妄的分別執著，造成種種無謂的煩惱，受六道輪迴因果報應這些冤枉苦，所以佛稱我們眾生為可憐憫者。如果真的是這樣，那不可憐，這假的，假的我們把它當作真的，這個是受虛妄之苦，那就很冤枉了，所以這樣才可憐。所以像我們作惡夢一樣，我們在作夢，我們不知道是假的，總是把它當真的，才會嚇得心驚肉跳。如果你知道是假的，你根本就遠離恐怖顛倒妄想了。所以我們現在問題都是在這個上面。我們學了佛了，看了佛在經典上給我們開示，我們才明白。我們無始劫以來迷了，不知道，所以佛出世，大慈大悲給我們講了這樁事情，讓我們回歸自性覺，不要一直在迷惑。

這個講無住生心，發起平等慈悲之覺心，心生起時，便當擺脫色聲等等對待之塵境，就不應住著。「觀世音菩薩耳根圓通章」，他就是從耳根。六根、六塵、六識、七大，這個二十五圓通，你任何一個法門，都可以回歸到自性。觀音菩薩是用耳根，耳根聞外面的聲音，他不去分別外面的聲音。這個是美妙的聲音，還是噪音？是讚歎我的聲音，還是罵我的聲音？他不去分別。他聽到聲音反聞，是什麼在聞這個聲音的？反聞自己的自性，「反聞聞自性，性成無上道」。他不是聞外面的聲塵，他是反聞能聞的聞性，他不去分別外面聲塵。所以觀音菩薩他修耳根圓通，他什麼時候都可以修，聽到車聲、喇叭聲，噪音、輕音樂，讚歎的聲音、毀謗的聲音，他

不去分別外面，他就反聞，我是什麼在聞？回頭，這叫回頭是岸。那我們凡夫？很自然就是去攀緣，去聞這個聲塵，這個是什麼聲音？大聲小聲，種種分別，無量無邊，就出來了。這舉出一根，其他的根就是一樣的道理，就是如果你有一根返源了，「一根既返源，六根成解脫」。「元依一精明，分成六和合」，一精明就是一個自性，分成六根，六根其實是一個，不是有六個，是一個分出來的，同樣那個性。同樣那個性，如果你從一根回歸自性了，那六根都解脫了，因為它是一不是二，也不是六。所以觀音菩薩他是修耳根的，娑婆世界眾生耳根最利，所以文殊菩薩揀選圓通，他選擇耳根。這個就是不應住。觀音菩薩用耳根，大勢至菩薩是用念佛圓通。觀音菩薩用反聞聞自性，這個功夫實在講，我們凡夫要修，也是有一定的難度，因為我們已經分別習慣了。當然古來也有人修成就的，但是在我們末法這個就比較困難。在末法修念佛圓通，就比較容易。現在不管我們看什麼、聽什麼，念佛圓通，就是統統念阿彌陀佛，就是用這個方法，那是大勢至菩薩用的方法。大勢至菩薩念佛跟觀音菩薩耳根圓通，也有相通的，因為我們持名念佛就是耳根去聽，所以這也是一個方便。我們看西方三聖，當中阿彌陀佛，兩邊觀音、勢至。所以修持名念佛淨土法門，就是我們同時也修觀音的耳根圓通，也修大勢至菩薩的念佛圓通了，這個是它的特色。這些道理我們明白一些，對我們修行一定有幫助。

如果我們能夠擺脫這個對待的塵境不去住，不去執著，不去住相，這一切相都離了。比如說，我們耳根聽到聲音不要去分別執著，那我們在生活當中要怎麼修？人家恭維我們、讚歎我們，我們不要高興，高興我們就生貪了，你喜歡。喜歡人家給我們讚歎，那我們就很高興，這個就是煩惱，生貪的煩惱；人家毀謗我們，講我們的壞話，我們聽到就生氣，生瞋恨心，貪瞋痴都來了，這個就是因

為住相了。所以人家罵我們，不放在心上，就不住相；我們放在心上，就住相。這樣講大家比較容易體會，不然講了，我們覺得也不好體會。就是人家讚歎我們，也不要高興；罵我們、毀謗我們，也不要生氣，不要放在心上就是不住，不住就跟我們沒關係了。罵是你在罵，我沒有接受，不住就是我沒有受。像佛在《四十二章經》講，佛在世的時候，去侮辱、去罵佛，甚至陷害，要佛的命的，都有。我們看到佛這個示現，我們現在遇到一些逆境，那我們也就能夠安忍了。佛都有人去罵了，那我們凡夫人家罵，這個很正常。佛都有人罵了，那我們算什麼？看到佛這個示現，我們心就能夠平衡下來。所以佛在《四十二章經》講，有人罵佛，佛就坐著給他罵，如如不動，因為他不住相。罵完了之後，佛就請問他說，你送禮物給人，如果人家不收，你怎麼處理？他說不收，那我就帶回去了。佛就說，你剛才罵的，我都沒有接受，那只好還給你了。所以人家罵我們，我們生氣，那我們就接受了。我們接受了，那我們就吃虧了。如果我們不放在心上，那跟我們就沒關係，罵是他造業，造口業。所以我們從這個地方來體會比較具體一點，知道什麼叫不住相，我們就從這個地方來修。深入的不住相，就一切相皆離，統統離相了。雖然離相，「但應生起於所有對待的塵境，一無所住的心，乃是菩提心也」。不住相，不是說不生心，不生心就像石頭、像木頭，那就好像死水一樣，那就沒作用了。所以不住相，自然生的心是什麼心？平等、慈悲、覺悟的心，覺而不迷，這個心就是菩提心。

第二條講，「生心時即是無住時，無住時即是生心時。」無住跟生心是同時的，我們不能分成兩段。「如此，則有即是空，空即是有，空有同時。」空跟有，都是同時。古大德常常用鏡子，古代銅鏡，現在玻璃鏡。鏡子它照這些外面的景象，它照得清清楚楚，

有這些相，相都很清楚。胡來胡現，漢來漢現；中國人來現中國人的相，外國人來現外國人的相，一切萬物萬象，它都能照，都能現。但是鏡子它沒有住相，它乾乾淨淨的，它沒有住相。沒有住相，我們看鏡子，它是空的。像我們現在看電視螢幕也是一樣的，電視螢幕就跟鏡子一樣，它能現相，但是螢幕還是空的。無論你現什麼相，無量無邊的相都能現，但是空的，它沒有住相，這個就是空有同時。當現相的時候，它還是不住相，它是空的，但是它能現相，現相就是生心。它能照，它有這個功用，它能照，照得很清楚。好像我們照鏡子，照得很清楚，鏡子沒有受污染，因為它沒有住相，它還是乾乾淨淨的。但是正當我們照這個相的時候，是不是空有同時？就像我們看電視螢幕，是不是空跟有同時？它不是分開的，它是同時的。我們從這些比喻去體會經典上講的概念，實際上，這個都叫文字般若。包括這個《講義》，也是文字般若，經文是文字般若，這個《講義》、我們老和尚的講解，這個都叫文字般若。文字般若，它是一個工具，它是一個方便，讓我們透過這個方便去悟入實相。這個像指路牌一樣，好像高速公路它的路標、路牌，所以文字般若也很重要。沒有透過文字般若給我們指示，我們不得其門而入，但是你不能死在這個文字上面，不能著在文字相，這個像指路牌一樣。所以有即是空，空即是有。「在在處處，無一非中。」這個就叫中道。「所謂圓中，則我法雙空，四句俱遣。」俱遣，就是都遣了。四句，第一句，有；第二句，無；第三句，亦有亦無；第四句，非有非無。我們起心動念總是落在這四句，我們離不開這四句。我們有，就不是沒有；沒有，就不是有，一定是這樣的。也有，也沒有；不是有，也不是沒有，我們怎麼講總是離不開這個四句。為什麼離不開？因為我們起心動念總是落在這個四句。你不起心、不動念，你四句就俱遣了。你不起心、不動念，你怎麼說都對，

說有也可以，說無也可以，說亦有亦無、非有非無，統統可以；但是你一起心動念，你怎麼講都不對。關鍵在這個地方，我們從這個地方去體會。所以四句俱遣，「乃無相之極致，方為發離一切相之無上菩提心。」這個是非常重要的。我們上次學到這兩條，我們簡單複習到這裡。我們接著看第三：

【三、當知清淨心，即是本性，所謂本來面目是也。十方法界所共具，故又名一真法界。】

這一條，『當知』，「當」就是應當，應當知道清淨心，就是我們的本性。我們現在這個心就是清淨的，那我們會有疑惑，我現在煩惱一大堆，怎麼會清淨？我們不能夠理解。佛給我們開示，我們的心它本來就清淨，從來沒有污染，本來是清淨是真的。我們現在說很不清淨，煩惱很多，那個是假的，那是虛妄的。給我們說真的，你的心本來就清淨。我們一定不承認，我現在煩惱一大堆，怎麼會清淨？佛給我們開示說，你心從來沒有污染，是你迷了認為不清淨，你就是分別執著，但分別執著不是真的，那是虛妄不是真的。所以六祖開悟的時候講了五句話，其中有一句就講，「何期自性，本自清淨」，它本來就沒有污染。六祖開悟那一首偈就是講這個，清淨心就是本性。他不是作偈嗎？神秀大師他作一首偈，「身如菩提樹，心如明鏡台，時時勤拂拭，勿使惹塵埃。」身就像菩提樹，心像明鏡台，鏡子，要時時勤拂拭，常常去擦，不要有灰塵污染上去，勿使惹塵埃。這一首偈對我們凡夫來講，我們修行有幫助。你看你還沒有開悟，這首偈我們是用得上，時時刻刻提防我們這個心，不要受污染了。這個對我們凡夫的境界來講，我們修行現前是用得上，有幫助。六祖這一首，你要悟了才行，你不悟不行。「菩提本無樹，明鏡亦非台，本來無一物，何處惹塵埃」，這個你要悟，你要悟了才行。六祖這首偈是什麼意思？就是你本來就清淨，本

來無一物。本來無一物，那是真的，真話。為什麼說本來無一物？你現在認為物那麼多，那是假的，那是虛妄的，那不是真的。所以六祖這個就是開悟了。

我們現在學《金剛經》就是要悟，要悟真實，如實知自心，要開悟。我們還沒有開悟，這些我們也會講，就好像鸚鵡學人講話一樣，意思牠不懂。我們也會講，但是沒開悟，我們照念。但是照念，我們目標還是自己要悟，所以過去先師淨老就是要求我們要開悟，包括世間法都要悟。所以東方的這種學問，跟西方不一樣，東方的教學重視悟性，因為悟了你能活用，你就通了。西方的教學重在記，知識，記很多，懂得很多。東方教學是要開啟你的自性般若智慧，西方的教學是增長你的知識。知識能解決一些問題，但是有限；智慧是能解決所有的問題，這個不一樣的。所以東方，包括世間、出世間，成就聖賢（聖人、賢人），聖就是通達明白，佛法講明心見性，見性成佛。西方那一套學問成就學者，專家學者，他們是成就這樣的一個人才，這個不一樣。所以我們「當知」，當知這個話，我們在經典常看到。當就應當，就是應該這樣的，應當要知道，就很肯定的，應當要知道你心本來就清淨。我們常常做三時繫念，中峰國師在開示，都開示很多。我們一開始在念，也不懂，但是念久了，慢慢有一點體會了。一直重複念，不是說我們會念就懂了，我們會念不一定懂，只是會念，那個字沒有念錯，但是是不是真懂？不一定，要真懂才行。但不懂，不懂就還是念，就像念經一樣，你還沒有開悟就要繼續念。過去我們淨老和尚講，《無量壽經》念三千遍就開悟了，有很多同修念了三千遍還沒開悟。有一個居士給我講，他說老和尚講念三千遍開悟，我都念超過三千遍，我也沒開悟，我不念了。我說你還沒開悟就要繼續念，念到開悟為止。

如果我們透過講義、註解給我們指點，這個對我們悟入如來真



實義是有很大的幫助。所以我們應當要知道，雖然我們還沒有證入，但是我們也應當要知道，我們的心本來它就清淨。六祖講「本來無一物，何處惹塵埃」，這個就是我們的本性。我們的心，在聖不增，在凡不減，就是這個清淨心，你成佛了，它還是這樣，它也沒有增加什麼；我們現在在凡夫，也沒有減少什麼，不增不減。在聖不增，在凡不減，所以我們的心跟佛都是平等的，一樣，只是我們迷了，我們不知道；佛覺悟了，他明白了。佛明白了，我們不明白，差別就在這裡。明白了，叫明心見性；我們不明白，叫迷惑顛倒。我們好好去參，參這個很有法味，你慢慢去參。你看下面這句，『所謂本來面目是也』，你本來面目是什麼？你本來就清淨。所以中峰國師在開示裡面，我們也常常念，我們在凡夫的地位，在六道輪迴裡面，在生死苦海裡面，「驪珠獨耀於滄海」，驪珠就是我們的清淨心。我們的清淨心，在六道輪迴這個驚濤駭浪裡面，獨耀於滄海，它絲毫沒有動搖，清淨。「居涅槃岸，桂輪孤朗於中天」，好像月亮當空，這個給我們說明本來面目就是這樣。所以我們現在知道煩惱很多，無量無邊，這個都是迷惑顛倒。那我們要從大乘經去體會這些是虛妄的。《大乘起信論》也講，「本覺本有，不覺本無」。什麼叫本覺？我們每一天能看能聽的性就是本覺。我們的自性，從來沒有離開，中峰國師給我們開示，「分明在目前」，分明就在眼前，我們沒有離開過。但是我們迷了，迷失了，不是真的喪失了。所以我們本來面目是什麼？本來面目就是清淨，六祖講，「何期自性，本自清淨」、「何期自性，本無動搖」、「何期自性，能生萬法」、「何期自性，本自具足」。

『十方法界所共具，故又名一真法界。』所以性它是一，像我們六根的根性，它是一，現在我們把它分成六根，我們要知道六根它的性是一個，「元依一精明，分成六和合」。我們不要誤會以為

有六個，是一個，所以稱為一真法界。十法界是我們的妄想分別執著產生的幻相，《金剛經》也是講如夢。過去先師淨老在講席當中常講，我們在十法界裡面的六道法界是夢中夢，夢當中又作夢。四聖法界就脫離六道了，他還是夢，聲聞、緣覺、菩薩、佛（還沒有明心見性的佛），斷見思、塵沙，還沒破無明，還在夢，不過他們是好夢，我們在六道作惡夢，統統是夢。出十法界，入一真法界，這個夢真醒過來了。我們再看第四：

【四、若相離得一分，清淨心便顯現一分。最初離得一分時，名初住菩薩。亦名正定聚。（正定，住義。聚，類義。）言其人已入聖果之類，永不退轉無上菩提，故名正定聚。至此地位，方稱信成就。由是歷盡四十一位，斷最後一分無明，清淨心圓滿現前，是名妙覺，亦稱為佛。可見由初心至果覺，功行唯一離相而已。】

這一條給我們講，『若相離得一分，清淨心便顯現一分』。我們在生活當中可以去體驗，這個地方講的是比較高，這是明心見性了。但是我們還沒有明心見性，在這個之前我們離相，不住相，我們沒有辦法做到完全離相，我們一般講都先淡化，慢慢就會離相了。我們如果不是圓頓根器，漸漸來修。圓頓的理論常常聽、常常薰習、常常去體會，我們不是圓頓根性，也能薰成圓頓根性。你就常聽，聽久了，那你就悟入了。過去先師淨老也是常常鼓勵大家，雖然我們現在不是圓頓根性，但這個圓頓教你聽久了，印象深刻了，你就變成圓頓根器。所以這個薰習也很重要。這一條我們不難理解，「若相離得一分，清淨心便顯現一分」。好像鏡子有灰塵，你把它擦乾淨，裡面的鏡光就往外透一層，不斷擦不斷透出來，擦到都乾淨，就完全透露了。

『最初離得一分時』，這裡講離一分，是明心見性了。但是我們凡夫，還做不到這一點，我們現在是從生活當中，就是什麼事情

看淡一點，不要放在心上，不要放在心上就是不住了。我們常常患得患失，種種是非人我，常常都會放在心上，放在心上我們就生煩惱。如果我們還做不到都完全不放在心上，也要淡化，到後面慢慢也就不放在心上了。不放在心上，我們就得自在，得解脫了。如果你離相，初住就得大自在了，那就不是凡夫了。所以『名初住菩薩』，「初住」有別教、有圓教，這裡是講圓教。圓教初住位，『亦名正定聚』，這揀別不是邪定聚。『正定』是正確的，『住義』。『聚』，就是類的意思。你入正定這一類了。『言其人已入聖果之類』，他已經入聖流了，『永不退轉無上菩提』，所以叫正定聚。他不會再退轉，證得三不退了。『至此地位，方稱信成就。』再經歷四十一位，『斷最後一分無明，清淨心圓滿現前』，這個叫妙覺，也稱為佛。無明它是假的，其實你證入初住位，無明就沒有了，你就證入法身了。這個是講證，證入法身，入一真法界。

所以禪宗它有三關，像六祖三關齊破，那是很特殊的。一般參禪，他還是有層次的，第一關初關、第二重關、第三牢關。初關就是大悟，他見到法身了。像黃念老講，雍正皇帝他開悟了，他見到法身，破初關了，但是沒有破重關、牢關。破牢關，才證入一真法界，就初住了。所以開悟，就見到法身了。所以大徹大悟有不同層次，有破初關的，有破初關、重關的，有三關齊破的，這個不同。證得初住就是破無明，他就證入法身了。破初關，見到法身；破重關，安住在法身；破牢關，就是證入法身。這四十一個位次，過去先師淨老在講席當中也講，初住就是斷了，沒有無明。但是這個四十一個位次是什麼？無明的習氣。古大德有用一個比喻，就好像一個酒瓶，酒都倒乾淨了，酒的確沒有了，統統倒光了，但是你聞聞酒瓶，它有酒的味道，怎麼辦？你把它放著，放的時間久了，它自然就沒有了。所以初住以上，『由是歷盡四十一位』，他這個時候

修行不能用心，用心又變成凡夫，又有住了。他是無功用道，就是不能用個心，我要趕快把這個斷乾淨，這個就不行，你要讓它自然的慢慢就沒有了。古大德也有用划船靠岸的比喻，以前我們坐渡船，我小時候，初二我母親要回我外婆家，沒有橋她坐渡船。坐渡船，船夫搖船，要接近靠岸他不能搖了，搖你會去撞那個岸，就是一定的距離，讓船速度慢慢減弱，慢慢它就靠近了，你這個時候不能用功去搖。有用這個比喻，讓我們透過這個比喻去體會這四十一品無明他是怎麼斷的。無功用行，或者無功用道，跟我們凡夫這個階段要用功去修，不一樣。「清淨心圓滿現前，是名妙覺」，就是佛了。『可見由初心至果覺，功行唯一離相而已。』其實就是一個離相。成了佛，它本來具足，也沒有增加；我們現在在凡夫，也沒有減少。我們再看：

【五、受持此經，必將所說義趣，徹底領會。然後乃能歷事練心。尤應於行住坐臥時、穿衣吃飯時、迎賓送客時、日常工作時，時時處處，常將所領會的義趣，存養心中，優游涵詠，勿令間斷。務將經義與此心，融成一片。即此，便是薰習，便是觀照。不必定要打坐觀照也。如此用功，能使無明漸減、漸薄，增長菩提，遣執破我。此是最親切有效的修行方法，毫不費力費事，而能得大受用。】

這段非常重要。我們這段要常常提醒，有人是把它印出來貼著。但這個貼出來提醒，這個當中關鍵就是在「觀照」這兩個字。不然我們現在印了很多，如果我們沒有用心去提起觀照，我們看到等於沒看到一樣。修這個關鍵在一個觀，要能夠作觀，隨文作觀，這樣才會有感覺，才會有效果。佛法，無論什麼法門，都離不開「觀」這個字。如果不懂得作觀，你修到最後，也是枯燥無味，沒有味道，沒有感覺。所以作觀，開始功夫還不得力，要比較作意。作意

就是說我們要去提起觀照，像我們念佛一樣，提起一句佛號，你不提起就忘記了。所以這個義趣非常殊勝，因為這部經講的是圓頓法，我們體會得徹底，然後才能夠『歷事鍊心』。因為我們修行在生活當中修，不是說你一定要去挖一個山洞，躲起來。所以這裡特別給我們講，『尤應於行住坐臥時、穿衣吃飯時、迎賓送客時、日常工作時，時時處處，常將所領會的義趣，存養心中，優游涵詠，勿令間斷』。這些文字，我們看了都明白，但是我們要深入去體會，我們怎麼樣在「行住坐臥時」，我們怎麼樣在「穿衣吃飯時」、「迎賓送客時」，客人來要迎接，客人走要去送，這個就是生活當中的禮節，還有日常的工作，就是我們整個生活起居，待人處事接物，點點滴滴。所以「時時處處」，任何時候，任何的處所，「常」就是說不要間斷，就是要常常提起來，在心中去領會經典裡面佛給我們講的義趣。「存養心中，優游涵詠」，將佛開示的經教，在心裡面優游涵詠，常常提起，不要讓它間斷。『務』就是務必，這個就是比較強調的一個語氣，「務」就是說你一定，要將經義跟這個心，能夠『融成一片』。『即此，便是薰習，便是觀照。』這樣來修學，就是薰習，不斷的薰習，薰習當中就能提起觀照。所以『不必定要打坐觀照也』，「不必」就是說不一定，不一定要打坐才能觀照。當然打坐也能修觀照，行住坐臥都可以。

像我們這次到福州去參訪雪峰山，雪峰山寺是中國佛教一個禪宗的老道場，一千多年了。根據他們現在的住持和尚跟我講，他們那裡以前有一千個開悟的，就是禪宗《五燈會元》一千七百則公案，有一千七百個大徹大悟的，說他們雪峰寺就出了一千人，那就一半多了，禪風很盛。廣老今年往生了，廣老在世的時候他就跟我講過，他請我去旗山萬佛寺，旗山萬佛寺是他蓋的，是在山下，佔地很大，所以我們那邊做法會都一萬多人。一個餐廳就容納一萬多

人，寺院有夠大的。廣老他就跟我講，山下要做淨土道場，念佛，接引大眾，三根普被。這一次去，傳耀法師，新的住持跟我講，要我去帶他們打佛七，因為平常他們都做經懺。雪峰山我們帶同修去參觀，他們正在打禪七。他們一季打五個禪七，春夏秋冬，五個禪七，就是三十五天。我們去，剛好他們在打禪七，打禪七要坐香，打坐。我們有去參觀禪堂打坐，打坐他前面就一排長條的椅子，後面就是通鋪，廣單。晚上睡覺就是後面那個廣單，前面比較低的那一排長條的椅子，那是打坐的，坐香的。他們參念佛是誰？念一句阿彌陀佛，誰在念佛？參這個，這是禪宗參的方法，也有人參其他的話頭。他們就是要在禪堂，他們禪堂坐香時間也滿長的，好像有七支香，還九支香？早上三點就起來，晚上好像到九點，睡的時間也不多。我去看，還有三、四個人在那邊參禪。我們這一次去，那個知客師給我們講，過去古時候，坐一支香，就有四十幾個人開悟，所以他那邊禪風還很盛，禪風很盛。他們就是觀照，參話頭，參話頭也是一種觀照的方法。他們有打坐，坐香。坐了一段時間，他們會跑香。跑香，維那、首座會起來帶大家跑。而且他們會棒喝，我們帶一些同修去，他們聽了就嚇一跳。所以我要跟大家講什麼叫當頭棒喝，這句常常聽，但是你沒碰過什麼叫當頭棒喝。我們一進去，維那、首座：進來，不要問訊，不要禮佛，也不要打招呼。因為人家在參禪，你不要去打擾，你去看看就好了。

我有一次到東北遼寧，也是一個山，那也是禪宗道場。去那邊，老和尚請我講開示，講完。老和尚講：不要鼓掌。他那個道場，他們修行的方法就是這樣，那不是外面演講。所以能夠去那邊坐香，實在講還是要有時間。你說去參加五個禪七，也要一個多月，也不是每一個人都有這種時間。還是少數人有這個時間，他們有時間可以去那邊打坐觀照；那沒這個時間的人，他就不能修了嗎？

江老居士這一段，給我們這個沒時間的，那就很方便了。你就不一定要去打坐觀照，你在生活當中穿衣吃飯、迎賓送客、行住坐臥，統統可以觀照，這個就方便了，這個就沒有一個人不能修了。你在這個當中，「勿令間斷」。所以修行就是在生活待人處事接物這個當中去修，這個是很實際的，這個也是我們一般講真槍實彈的。不然你在那邊坐，我空了，到時候碰到一個人給你罵一句，氣得要命，沒空！你沒有碰到境界的時候，空了；碰到的時候，你就有了，那就不空了。所以這個我們的確是要在生活當中去修，這個是真功夫，不是嘴巴講的，要在境界上去練的，叫「歷事練心」。

這裡講，你不要住色生心，不要住。不住就是不去執著，不著那個相。好像我們吃飯，你要不住，不一定要吃什麼，要怎麼吃、怎麼做，不住。我出家的時候跟日常法師吃大鍋菜，吃一年多，天天吃大鍋菜。大鍋菜就是佛陀托鉢的精神，因為一鉢千家飯，你不要分別執著，不要挑食，人家給什麼吃什麼。每一個人去托鉢，有的人托得到，有的人沒托到。一千二百五十五個比丘，每一個人就托一鉢飯，不是托了各吃各的，不是的。他托鉢回去，要把它倒在一起，然後混一混，然後大家再去裝，你有托到飲食，要分給沒有托到的；還有生病不能出去托鉢的，你要分給他們吃。所以叫「一鉢千家飯」，你吃那鉢飯是一千個比丘去托的。所以一鉢千家飯，這個也是有根據的，大家都混在一起。佛教傳到中國來，中國人講尊師重道。出家人是老師，中國人最講究孝親尊師，怎麼可以讓老師去要飯？這個像什麼話！中國的風俗就是不可以這樣，應該要供養，就有皇帝蓋寺院叢林。寺院叢林，古時候就一個菜，一個菜就是什麼？大鍋菜，很多菜都把它丟在一起。所以我出家一年五個多月跟日常法師，就是天天吃大鍋菜。日常法師規定，不能煎、不能炸，菜的纖維太硬的，也要咬一咬再吐出來，他說那個最營養。所

以大鍋菜就是一鉢千家飯的精神，雖然在形式上不一樣，但是那個精神。我們山上常常說廚房人不好找。我說其實很簡單，煮大鍋菜。大家受不了。我來煮大鍋菜，統統丟進去，但是大鍋菜會煮的，還是滿好吃的，那個比較不容易爛要先煮，煮得快好了，容易爛的菜再放進去。你不能把那個容易爛的先煮，煮到變水了，然後不容易爛再放下去，所以還是要會煮。吃飯的時候也是修行，我們吃飯就是不分別、不執著，就是不住相了。穿衣服也是一樣，穿衣服整齊乾淨，能保暖就好，不一定講求什麼質料，不一定。這個就是不住相，我們可以從這個地方來練習。但是不住相也要講清楚說明白，我就是跟日常法師吃一年多的大鍋菜，到圖書館館長要色香味俱全，我就生煩惱了。大家想一想，我是不是又住相了？我住吃大鍋菜的相，是不是？後來我才想通，這個也不能住。所以要隨緣，你吃大鍋菜也可以，你辦大餐也可以。反正出家人，人家怎麼供養，你就怎麼吃，就不要去挑三挑四的，不然你就住相了。也會給人家找麻煩，我一定要怎麼吃，你一定要給我們準備。出家人慈悲為本，方便為門，總是不去給人家添麻煩，大家方便就好。我們可以在生活當中這樣去修，待人處事接物，常常這樣提起觀照，就是不要住相。好人來，壞人來，我們總是一個平等心來對待。這個當中迎賓送客有個禮節，這個我們要學。

無住，你要生心，你不能說我無住，我什麼都不知道，那不行，那你無住就沒有生心了。你要無住，又要生心，樣樣要做得恰到好處，這個才是無住生心。不是無住，我什麼都不要了，我不要學了，不是這樣。你不能說無住，那你紅綠燈就不知道了，不能說我無住。以前就有同修念佛，聽我們師父講經，他說念到能所兩忘。他有一次，他就給我們師父報告。他說師父，我現在念佛功夫念得很深入。他在開計程車，他說我念到紅綠燈都不知道，紅燈也闖過



了，而且載客人常常載錯地方。他以為我們師父會給他讚歎一番，結果被我們師父喝斥一頓。他說你把我的話都聽錯了，你怎麼可以念佛念到這樣？念到紅綠燈都不知道，那很危險。還有客人如果要趕飛機，你給他送錯地方，那你賺人家的錢，又耽誤人家時間，你怎麼對得起人？那個就是無住他沒生心。所以你生心的時候是無住，無住的時候生心，這個才是關鍵的地方。所以你不能給它分開的，這個不能誤會。所以《般若經》不好講，從宋朝以後法師講般若的就很少，怕人家誤會，誤會那就麻煩。

好，今天時間到了。下一段經文也是很精彩，永嘉大師開示的，我們下一次再來學習，我們今天就學習到這裡。祝大家福慧增長，法喜充滿。阿彌陀佛！